



頽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三

鄘

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衛釐公之世子共伯餘立未逾年而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誓而不許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髦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舟之所當在也婦人之在夫家猶舟之在河也髦者髦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之至也矢誓也天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匹也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茨蒺藜也菁成也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  
宣姜衛人疾之而莫能去譬如蒺藜之生於牆欲埽  
去之恐其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

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  
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也

象服者象物以爲服蓋褕翟闕翟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能與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笄六珈委委佗佗緩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可以有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鬣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也象之搯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也翟褕翟闕翟也鬣黑也屑潔也髻髮也瑱塞耳也搯所以摘髮也楊眉上廣也皙白也以是盛服尊女使如天帝然者非以女有德可以配君子故耶嗟今無以受之也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今邦之媛也

嗟鮮白貌也展衣夫人以禮見君及賓客之盛服也緜之靡者爲縹緜讀如絆暑服則加繼緜以自斂飭清視清明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媛美女也如是人者可以爲邦之媛矣而不爲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桑中刺奔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兔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書曰明大命于汭邦蓋  
紂都朝歌以北是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  
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

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  
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奔奔疆疆皆有常匹相隨之貌言宣姜鶉鶉之不若  
也凡則頑也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渡河東徙以廬于漕一年而卒

齊桓公城楚丘以封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說之而作此詩定營室也  
營室中則十月中也於時可以營宮室矣楚宮楚丘  
宮也揆之以日揆日之出入以知東西也椅梓屬也  
爰曰也種此六木於宮者曰後可以伐琴瑟也種木  
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

堂亦衛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文公之將徙於  
楚丘也升虛而望其高有陵阜可以屏蔽其國降觀

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從而卜之而得吉卜其終皆  
然信善可居也

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騶牝三千

靈善也倌人主駕者也文公勤於民事雨旣止見星  
而駕以行舍於桑田矣是以民說而稱之曰不直哉  
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其有騶牝三千也言  
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  
耳馬七尺曰騶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

牝牡則三千也世之學者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詩也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王澤之薄也久矣非是人之所能復也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其種之也深而蓄之也厚矣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亦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

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老者之所以爲老爲其積衰也因其一日之安而以爲壯也可乎其由來者遠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蝮止奔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蝮蝮虹也蝮蝮之雨暴雨也不待陰陽和而雨矣猶女子之不待父母媒妁而行者也是以國人莫不惡之指之猶且不敢而況爲之乎故告之曰女子生而

當行適人矣何患於不嫁而爲是非禮也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齊升也崇終也朝有升氣于西終其朝而雨至矣何  
苦不俟而爲彼蝮蝮之暴雨也譬之女子之生至於  
成人則自當行矣何至汲汲於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爲不義安而俟之矣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毛詩之叙曰文公之詩也文公能正其羣臣故刺在

位而無禮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  
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亦以其禮  
也苟無禮則亦鼠矣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于旄美好善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予予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凡旗皆注旄於干首古者招庶人以旃招士以旂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紕縫也四數也既有以招之又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

予予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旗組縫組也

予予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注旌而不設旒參曰旌祝屬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為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衛侯許穆夫人之兄戴公也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歸寧於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許人以禮不許夫人以爲禮施於無故而欲歸寧者耳今衛國亡矣棄其社稷宗廟而廬於漕思歸唁之而

猶以此不許故曰不能旋反言其執一而不知變也夫將欲止之必有已之之道今無以已之而欲其止是以其心不肯忘遠衛也然要之夫人終亦不行則知禮之不可越故也蓋爲此詩以致其忠愛而已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闕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行道也阿丘之物爲不少矣獨采其蟲而已然人無有尤之者以人各有所取也

今我之懷衛亦各有道矣要以不爲不善則已而獨以是禮不許我何哉故曰其尤我者皆衆不更事之人也不然則狂者耳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極至也夫人思歸行衛之野而觀其麥之有無問其控告于大國誰因者誰至者許人雖尤之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曰無我有尤雖竭爾思慮以爲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

章八句

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

衛淇奥

國風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奥隈也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貌也瑟矜莊也僖寬大也赫明也咺著也諉忘也淇之澤深矣然不可

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隈之綠竹也今淇上多竹君子  
平居所以自脩者亦至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日夜  
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亦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  
見於外者瑟然憺然赫然喧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  
忘也是以知其積諸內者厚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貧  
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孔子告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知其自切磋  
琢磨得之此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如衛武公所謂

富而好禮者歟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  
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  
今憺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緩兮

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弁皮弁也會弁之縫中也蓋  
飾之以玉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今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簣積也金錫圭璧言其既成也綽緩也較兩輪上出  
軾者重較卿士之車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也槃樂也澗也阿也陸也皆非人之所樂也今而成樂於是必有甚惡而不得已也寬也適也軸也皆磐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諼既往之戒不可忘也弗過不可復往也弗告不可復諫也皆自誓以不仕之辭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碩人其頡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此章言莊姜親戚之盛也頡長貌也國君夫人嫁以翟衣衣錦者在塗之服也褰禪也衣錦而尚之以褰惡其文之太著也莊姜齊世子得臣之妹也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後爲齊桓公所滅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章言其容貌之好也蝻蟻蝎也犀瓠瓣也螻蜻蜻也頽廣而方倩口輔好也盼白黑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言其車服之美也敖敖長貌也幘馬纏鑣扇汗也人君以朱鑣鑣盛貌也芾車之後障也以翟羽爲之禮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夫人始至故爲之夙退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爪歲歲鱸鮪發發葭茨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暵

此章言齊之強也河在齊之西北爪魚骨也葭亂也庶姜同姓也庶士異姓也孽孽衆也揭壯貌也是詩言有如此人者而君不答則君可責而夫人可閔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此詩前二章皆男女相從之辭後四章皆女見棄而自悔之辭布幣也貿買也託買絲而就之謀爲淫亂

也頌丘一成之丘也

乘彼坵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坵毀也復關氓之所在也體卦兆之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甚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桑之未落也其葉沃沃然爲若可依者也鳩食其甚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隕男子之

始相得也意厚而財豐一若可久者婦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棄也帷裳童容也婦人之車所以障者漸車帷裳言其不顧艱難而從之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勞爲勞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婚姻既成而遇之以暴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晏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

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反復也不思復其舊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此詩叙與泉水叙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毛氏不知泉源淇水檜楫松舟之喻以爲此夫婦不相能之辭故叙此詩爲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失之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籊籊之竿而不可以釣于淇猶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言其近爾淇近則衛近矣非不欲

歸也不可得歸也蓋亦父母終而不得歸寧者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歸而不可得則以自解曰女子生而有遠父母兄弟之道矣譬如泉源淇水之不得相入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嗇佩玉之儺

嗇巧笑貌也儺行有度也知女子之爲必遠父母兄弟也則自脩飭以順事君子俾無尤焉以慰父母兄弟而已

淇水漣漣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柏葉松身曰檜二木之相爲舟楫也不自從其類而



從非其類物則固有然者何獨女子也所以深自解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藿也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於地而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知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故雖童子而佩觿容容刀也遂琰通佩玉也帶紳也悸悸有節度之貌也

言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雖則佩鞞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鞞玦也能射御則佩玦甲狎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

宋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出思之而義不得往故作此詩以自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爲一葦可度而跋可見所

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小舟也崇朝行崇朝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

伯兮揭今邦之桀今伯也執父爲王前驅

君子上從王事不得休息婦人思之而作是詩伯其  
字也揭武貌也父長夫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君子當至而不至猶欲雨而得日也思之而不得見  
是以甘心於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痲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匹行貌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婦人自傷不  
若狐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桓公城楚丘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復安衛人

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琚瓊琚之

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以與之為歡好

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

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頽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三

頽濱先生詩集傳卷四

王黍離

國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周公營之既成祀其先王而遷居西都以爲宗周近於西戎周衰子孫不能及遠而文王之德未棄於天下其勢必有遷者洛陽遠於戎狄而其旁國無當興者唯是可以復立故城以待之而時以會東諸侯焉其後十一世幽王失道申侯與犬戎攻而滅之晉文侯鄭武公立其太子宜舊是爲平王遂徙居東都其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

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

宗周鎬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平王東遷而宗周爲墟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過者閔之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靡靡猶遲遲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行者見黍稷之苗而及其穗且實蓋行役之久也

黍稷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以棲鷄曰埘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鷄與牛羊之不若奈何勿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鷄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估會也鷄棲于枝曰桀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陽陽自得也簧笙也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爲樂矣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矣

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翾燾也舞者之所翳也敖舞者之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其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周之戍者怨諸侯之不戍之辭也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又戍而不得代之辭也申平王之母家在陳鄭之南而近楚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也申甫許皆諸姜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閔周也

中谷有推曠其乾矣有女叱離嘒其曠矣嘒其曠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推曠其脩矣有女叱離條其歎矣

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推曠其隰矣有女叱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推離也曠燥也叱別也脩長也草長遠地則易枯中谷之推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於隰者亦不免也早及於隰則盡矣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棄其妻耳其後人之不善者棄之矣及其既甚至有無故而棄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棄者則嘆之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棄者則條條然而歎歎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棄也則泣

而已泣者窮之甚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

毛詩之叙曰桓王之詩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吡

爰爰緩也吡動也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其曰尚寐無吡寧死而不欲見之之辭也或曰羅所以取兔也兔則免矣而雉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

則逝矣而爲之繼者受之非其所爲而反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學覆車也造亦爲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置發也庸用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或曰刺桓王

縣縣葛藟在河之泚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縣縣長也水厓曰泚王謂同姓曰叔父葛藟生於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王今棄遠兄弟而爲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涘厓也謂其夫父者其妻則母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泚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夷上洒下曰泚聞與聞吾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乂也

采芻三章章五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諸侯之車也檻檻車聲也毳衣子男之衣也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其青者如茨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爲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不能矣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重遲貌也璫璫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也生則有內外之別而死則同穴夫婦之正也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相棄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毛詩之叙白莊王之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子嗟當時賢者留其氏也隱居於丘陵之間而殖麻

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從之故曰將其來施施施徐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公曰子國子嗟父也將其來食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庶幾肯來遺我以善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

國風

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食采於鄭爲幽王司徒甚得

周衆與東土之人是時王室多故公懼及於難問於

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

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嶮皆有

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

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

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

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

芣騶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從之幽

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復爲周

司徒而變風始作鄭者其所食采地今華之鄭是也

及既得號鄩施舊號於新色則今鄭是也

緇衣美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武公爲平王卿士緇衣其聽朝之正服也諸侯入爲  
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民之愛武公不知厭也故曰子  
之緇衣敝歟予將爲子改爲之子適子之館歟苟還  
也予將授子以粲粲殮也愛之無厭之辭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

蓆大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武公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爲請於莊公  
而封之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不聽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旣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公子呂又諫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太叔完聚繕

甲兵具卒乘將以襲鄭夫人將啓之則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而逐之由是觀之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然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柳屬也異姓而干公族以

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強忍之木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共叔段也叔之出田也民皆從之至於巷無居者

夫豈誠無居者乎莫如叔之信美而又仁者是以從之者衆也言叔之爲人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然詩人作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非以惡段而以刺莊公者言莊公力能禁之而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

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于狃戒其傷女

內曰服外曰驂驂服之和如舞者之中節御之善也用火宵田也暴徒手搏之也狃習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襄駕也上駕馬之最良也鴈行言與服馬相次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捨拔曰縱覆彌曰送忌辭也

叔于田乘乘鶡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色曰鴉如手言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棚所以覆矢也鬯弋弓也田事將畢則馬行遲發矢希既畢則覆矢而弋弓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文公之十三年狄入衛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高克之爲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不能於是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爲之賦是詩

清鄭邑也彭鄭郊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也一車而二矛備折毀也英矛飾也翱翔於河上非所以禦狄也以禦狄爲名而逐高克也以君而逐大夫不能而假興師焉以爲大無政刑矣故春秋書之曰鄭棄其師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鄭郊也喬高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鄭郊也將車御者在左戎右在右中軍上將也言御者還旋其車而戎右抽刃以與其將習爲容好

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侯君也舍施也其裘光澤如濡其人信直而有君德其民稱之曰是出令而不變者言德之稱其服傷今不能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惟君用純故諸臣之羔裘以豹飾祛袖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盛貌也大卿英者才過人也粲衆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

毛詩之叙曰莊公之詩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摻擊也祛袂也寔速也故舊也君子去之而欲言之故願見之道路擊其袂而告之曰無我惡而去我君雖失德然而不速去者舊臣之宜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醜醜通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  
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夫婦相戒以夙興婦人勉其君子曰鷄既鳴明星見  
矣可以起從外事弋取鳧鴈歸以爲肴相與飲酒偕  
老而不厭且非特如此而已荀子有所招來而與之  
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言不留色而好德也明

星啓明也弋繳射也加中也史曰以弱弓微繳加諸  
鳧鴈之上宜和其所宜也雜佩玕璜琺瑯瑀牙之類  
問遺也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  
以無大國之援至於見逐故國人稱同車之禮齊女  
之姜以刺之禮親迎則同車舜木槿也都閑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行道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爾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叙

惑之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藁也其華茵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狷也夫苟高而爲扶蘇之槁不若下而爲荷華之盛也忽之爲人自潔而好名非有爲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昏於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於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芘不如荷華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爲潔而害於國乃所謂狂耳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上竦無枝曰喬游放縱也龍紅草也充美也狡壯狡也忽之為人可謂狡童矣未可謂成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擗兮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為君弱臣強不倡而和故曰君倡而臣和猶風起而擗應也夫擗兮擗兮風其吹女此憂懼之辭而非倡和之意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擗落也木槁則其擗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

曰叔兮伯兮子苟倡也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

擗兮擗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成也

擗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粲兮賢者欲與之圖事而忽不與故憂之不遑食也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祿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襄裳思見正也

子惠思我襄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襄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鄭世子忽立未逾年厲公逐之而自立四年祭仲逐厲公而召忽二年高渠彌殺之而立子亶厲公之出奔復入殺子亶及高渠彌祭仲又立子儀厲公之出奔復入居鄭櫟子儀十四年厲公入鄭凡鄭亂二十餘年四公子爭立至厲公復入而後鄭少安故鄭人思大國之正已曰子苟惠而思正吾亂襄裳而可以涉溱洧矣鄭無難入者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溱洧鄭之二水狂童忽也鄭之亂忽實啓之

襄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也巷門外道也君子親迎而婦人有以異志不從者既而所與爲異不終故追念其君子云爾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也將送也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嫁者之服也伯叔君子之字也或曰錦之

為貴而褻之為尚將濟其欲者必由禮而後可也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墀茹蘆茅蒐也除地以為墀則茹蘆在阪不

在墀矣女子潔已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其人不可

犯以非義如墀之遠茹蘆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女摯也徒取栗以為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矣非

不爾思也子不由禮故不可得也東門鄭之為亂者

之所在也故墀栗皆自東門又日出其東門有女如

雲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

風雨淒淒鷄鳴喑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時而鳴喑喑然譬如君子雖

居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夷說也

風雨瀟瀟鷓鴣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愈也

風雨如晦鷓鴣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母在則衣純以青嗣續也

學校不脩則有去者有留者而莫之禁故留者念其

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往見子子曷爲不傳聲問我

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佩之組綬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去學而游於城闕往來無所爲耳

而不來見我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

毛詩之叙曰忽之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

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爲之盡力以求與之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是以稱其私相告教之言以譏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失衆之辭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夫衆而多疑之辭也夫苟以人言爲舉不可信則人將誰復親之者此所謂小人之愛人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鄭國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而見婦人如雲之衆而無所從者曰此非我所思安得縞衣綦巾聊以樂我哉縞衣白衣男子之服也綦巾蒼巾女子之服也思室家之樂而不可得鰥寡相見之辭也

出其闔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闔曲城也闈城臺也茶茅秀也茹蘆所以染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露零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故深思之曰苟有是人也必婉然清揚美人也鄭無是人矣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其願邂逅不期而遇也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于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

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毛氏由此故叙以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詢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渙渙冰釋而水盛也簡蘭也訐大也芍藥香草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詭贈  
之以芍藥

瀏深也

溱洧二章章十句

頴濱先生詩集傳卷第四

頴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五

齊

國風

齊古爽鳩氏之虛武王以封太公望國於營丘而爲  
諸侯伯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在  
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太公姜姓本四岳之  
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  
齊爲大國其後五世至哀公而變風作

雞鳴思賢妃也

毛詩之叙曰哀公之詩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

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夫人不忘夙興故以蠅聲為雞鳴以月出為東方之明

蟲飛薨薨其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旦明而百蟲作方是時也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庶其無以我故惡之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毛詩之叙曰哀公之詩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之儂兮

還捷也狃山名也獸三歲曰肩儂利也言齊人好田至以還儂相譽而不知耻之則荒之甚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

俟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

於庭乎而克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克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門屏之間曰著禮壻親迎受婦於堂以出揖之於庭又揖之於著於時婦人遂見君子故識其克耳之飾克耳瑱也所以懸之者曰統素青黃三者統之色也尚飾也瓊華瓊瑩瓊瑩三者皆美石似玉者所以爲瑱也言此者刺時不親迎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日升於東月盛於東其明無所不至國有明君則民之視之譬如日月常在其室家無敢欺之者行則起而從之矣及其衰也明不及民而民慢之行而無有從之者此所以爲刺衰也履行也卽從也發起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毛詩之叙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夫雖衰亂之世蚤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豈猶在何至於未明而顛倒衣裳哉毛氏因

東方未明不能辰夜而信以爲然其說亦已陋矣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  
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  
衣裳可謂急然猶有以爲緩而自公召之者夫起者  
已遽而至於顛倒矣而猶有遲之者則政將何以堪  
之故必將有受其害者然則東方未明尚可以徐服  
其服而無至於顛倒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  
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夫苟不知爲政之節則或失之蚤或失之莫常不能  
及事之會矣以爲尚蚤者爲之常緩以爲已晚者爲  
之常遽緩者不意事之已至而遽者不知事之未及  
故其所以備患者常出於倉卒而不精故曰折柳樊  
圃狂夫瞿瞿爲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  
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瞿瞿狂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曷  
又懷止

南山齊南山也綏綏行求匹之貌也人君之尊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以人君而爲此行也蕩平也齊子魯桓夫人文姜也襄公之妹而通於襄公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五兩則履具於下矣冠綏雙止則綏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而襄公有偶於齊曷爲又相從哉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蓺麻者必衡從耕其田而後種之譬如娶妻必告父母成禮而後取之取之如此其重而魯桓曷爲不禁使得窮極其邪行哉鞠窮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甫大也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故告之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

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甫田則必自其  
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  
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變兮總  
角卍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夫欲得諸侯而求之則失諸侯之道也莊子曰君自  
是爲之則殆不成夫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  
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  
嘗求之矣苟脩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  
往故夫諸侯之來非求之也不得已而受之也不得

已而受之故其來也無憂而其既來也不去此求之  
至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

毛詩之叙曰襄公之詩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也令令纓鑲聲也昔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  
纓鑲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我謂我儂  
兮耳

盧重鑲其人美且鬢

重鑲于母鑲也髮好貌也

盧重鋤其人美且偲

鋤一鑲貫二也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鰈大魚也笱非所以執魴鰈而又敝矣宜其魚之不制也文姜之歸于魯其從者之盛如雲則亦魯桓之所不能制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魴似魴而弱鱗如雨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不制也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載驅薄薄簟第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第車蔽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莫知愧也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美貌也。泱泱衆貌也。豈弟樂易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湯湯，大貌也。彭彭，衆貌也。言公與文姜會於通道，衆人之中而無所愧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嘆辭也。昌盛也。頎，長也。抑，美也。揚，秀發也。揚眉

之美也。蹌，趨之巧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威儀技藝

之好而不能止其母之亂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所射於侯中者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選，精也。貫，習也。四矢，乘矢也。反復其故處也。君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今莊公徒以爲技



而已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舜禹之都在焉其民猶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晉公自僖公以來變風既作及魏爲獻公所并其人作詩以譏刺晉事如邶鄘之詩其實皆衛之得失故孔子之編詩列之唐詩之上亦如邶鄘衛之次然毛氏之叙魏詩則曰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

民無所居蓋猶以爲故魏詩而不知其爲晉詩也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之好人服之

糾糾䟽貌也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織織也女子旣嫁三月廟見然後稱婦裳服之賤也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故曰要之褊之好人服之褊領也要領衣之貴也衣之貴者而使是好人治

之猶有降也奈何遂使之縫裳乎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也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尊也  
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脩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  
歟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  
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也涉汾  
而采莫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所宜爲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  
異乎公族

蕢水薦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也春秋傳曰晉成  
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  
以括爲公族而盾爲軫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以  
也而爲軫車則軫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以  
其主君之路車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謂之

公行耳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然則不耕者不可以食粟不織者不可以衣帛仁人君子不得坐而治民矣此孟子所謂許行之道魏人則有治此說者也夫必耕而後食小人之所謂難也而有人焉

且力行之尚有非之者哉維君子憂其不可而歌謠以告人而人且有謂之驕而詰之者曰彼人是矣子獨謂何乎世皆以夫人爲是而莫知其非者則將舉而從之此君子之所憂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人之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思之則其不可者見矣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也聊以行國行告人以不可也極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無草木曰岵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猶尚也可以復來無止死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昧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有草木曰屺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夫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亾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可以爲民者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之田其

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仕之不可樂也甚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閑貌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聲也檀性堅韌宜爲車耳伐檀而寘之河

上河非用車之處雖使河水清且漣漪而猶不見用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至於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貍於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百畝曰廛貉子曰貍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側兮河水清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獸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水平則流直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庭有縣鶉兮彼君子  
兮不素殮兮

淪竭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重斂以自封猶鼠之食人以自養也貫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

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  
號

勞勞來也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為樂郊可長  
號而求之者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頴濱先生詩集卷第

十一

頴濱先生詩集傳卷第







